

永远的红酥手

■ 傅友楠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永远的红酥手

■ 傅友楠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远的红酥手 / 傅友楠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5360-5944-3

I. ①永… II. ①傅…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7504 号

责任编辑: 李加联
技术编辑: 易 平
装帧设计: 林露茜
封面绘画: 傅友楠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8 1 插页
字 数	160,000 字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CONTENTS 目录

爱情的斤两	1
阿松	5
墨宝	8
铁梅	15
小英莲	21
绣花围裙	26
比翼鸟	31
婚变	42
黎明	48
七年之痒	57
千纸鹤	63
永远的红酥手	67
我为什么嫁不出去	75
五里村的大雾	104
编织一个梦	149
烧饼油条	152

十块钱	154
顺英	159
旅俄影絮	167
卖花老人	173
米拉姐的水晶杯	179
2009 的平安夜	204
有一种生活	207
珍娜	215
四个情人	219
探访	222
献给李丽琪	226
钟楼歌声	234
卡门	242
雾霭情深	247
入黑的街道	249

爱情的斤两

刘先生是爸爸的同事，也许，算是朋友。那年头，为了阶级立场，可以六亲不认，有个大致的朋友，已经难得。

刘有两个哥哥在国外，是高级科技工程人员，刘也是工程师，不过，他留在国内。哥哥劝他也到外国发展，他拒绝了，因为，那时新中国刚成立，百废俱兴，需要大量科技人才。

哥哥从国外送了他一辆汽车，他捐给国家。为此，他作为劳动模范代表，出席北京的表彰大会，据说，毛主席接见代表们时，也和他握了手。后来，大家遇见他，就会说，和毛主席握过手的刘某某。

不料，刘在以后几个政治运动中，成了整肃对象。工厂的人们于是调侃，和毛主席握过手的反动分子。

我到现在也搞不清，到底是刘真有问题该整，还是不幸被圈在上头定下的整肃人数指标里。那时，我还小，只

是听着家里的大人们脸色凝重的悄悄话，得个一知半解的印象。许多事，直到了不惑之年才消化。

刘这个政治运动的运动员虽历经多次运动却大难不死，但是，最后一次，文化大革命和清理阶级队伍，给他的冲击最大。他老婆丢下他和襁褓中的女儿，说是与刘划清阶级界线，与他离婚。没多久，他被关入牛栏，于是家里什么人替他暂时看着小孩。

听说刘曾经一度因为精神深受刺激而行为怪异，如当街当众在路旁小便。

四人帮倒台后，刘又奇迹般逃过一劫。回工厂上班，回家养育女儿。

后来，工厂里一个年轻的车间女工和他重组家庭。

多年后，我听父母说刘的女儿移民到了美国西部一个城市，开了间理发美容店。她怎样移民的，不清楚，刘有没有跟着过来和女儿住，也不清楚。随着老一辈人病的病，老的老，死的死，一个人的经历、遭遇，也成为那时代抽象的印记，最终成为失去的记忆。

我有时想，刘的原配可能从一开始就对刘没有什么爱情，是没有爱情的结合，所以，大难临头各自飞。但是，没有爱情，总应该有天赋母性的亲情吧？怎么可以连自己的亲生骨肉也抛弃？也许那年头，爱情、亲情的确可以不存在，因为，统领爱情亲情这些情感的终极人性被扭曲了

甚至似乎泯灭了。人在强大的庞大的政治机器中，的确只是一颗缺乏人性的螺丝钉，执行着各自的政治任务；人性和情感，是奢侈的，甚至是有害的。在今天看来，这像是个科幻小说的虚拟世界，不过，历史上，却的确确实地存在过。

对于刘的再婚，那位年轻的车间女工，她对刘的爱情斤两有多少？有人这样猜，她是贪图刘工程师的较高薪金而嫁给他的。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四人帮刚倒台，那时社会民众的阶级意识还非常强烈，嫁一个出身不好或者政治有污点的人，导致永世不能翻身甚至祸及子孙的例子还见得少吗？所以，也不应该排除这位车间女工对刘完全没有爱情，至少，她有勇气。

在麦道飞机厂认识的另一位王姓工程师，曾在国内粤北一间工厂工作。文革时也给整得惨。但这惨状却换取了一位工厂医务所护士的芳心。

“我当时就是觉得他这么老实的人也给弄得那么惨……”

于是，由普通的恻隐之心而诱发怜爱，由怜爱诱发羡慕……

类似情形在非常时期而促成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我认识的亲友中、同事中，直接地、间接地听闻的、见证的，就有四对。

“假如不是那次运动，我才不会注意他。”王工程师的老婆这样说，她比老王高上半个头。是的，如今这对恩爱夫妻，应该感谢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无意中为他们做了红娘。

每听到这样的爱情故事，我都忍不住感慨一番。

上面提到在某种恶劣环境下，“人性似乎泯灭了”，其实，许多时候，人性的善毕竟胜过一切，是的，请勿轻看人性中善的力量。

阿松

黄埔船厂的职工宿舍没建成前，干部职工都分散暂租住岛中各村民居。岛上有几条村，上庄，下庄，长洲。我家一度在下庄向一村民租了一厢房。

房东儿子叫阿松。记得刚搬进他家的那天，我在还没松绑的行李堆里找到那上链条的玩具小坦克，邀请新朋友阿松一块玩。看到小坦克在石板路上颠簸爬动，阿松那本来羞涩的眼睛渐渐焕发出亮光。乡下的孩子，没见过这玩意儿吧？

每天，阿松和他妹妹从学校一下课回来，便到田里帮农活。记得他瘦小的身影躬着，总勉力背着一大捆沉沉的薯藤和稻秆什么的，一脸都是汗和泥污。

但阿松和其他孩子不一样，总是沉默寡言，很少见他和别的孩子玩，甚至上学，也没看到他与其他孩子一块走。阿松爹样貌清俊，不像是个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耕田汉，倒像个弄文的。最令喜欢绘画的我惊讶的是，有回我

在小黑板打算画个人，他看看，拿过一张纸头，用铅笔迅速地勾勾，一个活灵活现的毛泽东头像便在纸上跃然而出。于是我常常要阿松爹指点画画，我真想拜他为师呢。

一天，妈妈却悄悄地对我说：“少缠阿松爹，知道吗，解放前，他参加过劫匪集团，打劫，标心。”

“什么是打劫？什么是标心？”

“打劫，就是拿着刀枪去抢别人的东西；标心，是绑架人，劫持人质，再威迫那人的家属付钱才肯放人。”

后来，我知道，珠江三角洲，甚至我家乡九江西礁一带，解放前干这打劫勾当的还真不少。这些人就像《水浒传》里的张青和阮小二那样，在河冲密布的珠江流域神出鬼没，打家劫舍，为非作歹。

但我真难想象，阿松爹这副书生模样的人，怎么会是个凶神恶煞的劫匪。

“没得吃，生活所迫吧……”我爸爸叹口气，谈到阿松爹时这样对妈妈说。

然而，这也解开了为什么小阿松和他妹妹孤独不合群的谜。不只一回，我看到阿松被其他孩子狠狠地揍，阿松却从不还手，只是耷拉着脑袋，像过街老鼠那样地逃窜。

我接受大人劝告，没再缠阿松爹，也没和阿松玩。我不怕这个“劫匪”，也不讨厌阿松，我只是接受“劝告”。

我还是那样默默地看着阿松每天背着那沉沉的薯藤，而他那鼻子拖着鼻涕的妹妹紧跟着她哥哥后头，捡着掉下来的藤枝儿。

职工宿舍终于建好，我们要搬去新居。在离开下庄阿松家时，我把阿松悄悄拉在一旁，把我心爱的小坦克塞到他手里。

今天，阿松会在什么地方呢？

阿松，你好。

墨宝

蔡耀东叫儿子来：“把柜子那绢子包着的画卷拿出来。”

蔡伟知道这画卷，只是奇怪，今天老爹居然让他去取，在他有记忆那天起，书房里，其它东西可以碰，唯独这用绢子包裹着的画卷，不让他碰。

爹喜欢书画，自己也能画写几笔，这些年来，他陆陆续续收藏了一些书画，而这幅，却是从他有记忆那天，似乎就有，不是近年新添的。

这是爹特别珍爱这一幅画，也可以理解，因为，是徐悲鸿的马，是爹所有收藏品中重器的重器。老人家经常一个人，小心翼翼地拿出来，铺放在长案上，用镇纸两头压好，然后，站着，慢慢观摩欣赏，有时，就这么看上一两个小时。

今天，老爹却吩咐蔡伟把他珍爱的画拿出来。

“把画替我挂起来，挂在墙上。”

蔡伟看看爹说的那壁墙，原来，是挂着一幅书法的，不知什么时候，取下来了。

“小心点。”蔡耀东嘱咐。

蔡伟挂好画，画挂得端正，他回头看看爹。

蔡耀东凝神贯注着画，点点头：“这画真好。”

蔡伟站着，知道父亲还要说话，所以没有离开。

“徐悲鸿法国留学回来，洋为中用，在国画中掺用一些西画原理和技法，比如解剖，但是，却不露痕迹，不突兀，不牵强，守住传统笔墨精神，难得。”

蔡伟点点头。蔡耀东歇一歇，继续话题：“徐悲鸿画马最精，他画过许多马，伫立静态的马，踱步的马，奔腾的马，形神皆备。”

又歇了歇，继续说：“这匹马，是静态的。”他瞅了瞅儿子：“但这马画得有点特别。”蔡伟稍稍走近，认真审视。

“看到没有，马的四只蹄，下面留虚白，没把接触地面那段轮廓线画完。”

的确是这样。蔡伟点点头，显露疑问的眼神，看着父亲，等待解释。

“这就是巧妙之处。”蔡耀东赞叹地说，“因为，这是雪地中的马。”

“啊，明白了，地上的浅雪，稍微盖了马蹄下沿的轮廓线。”

“嗯，嗯。”蔡耀东赞赏之中，也有点得意，似乎，他是伯乐，深得此画之妙，他人未必懂。

老爹今天心情真好，他作为儿子，也高兴。老爹一向喜好书画，这方面他有造诣，听他老人家一席谈，胜读十年书。

父子俩又看了一阵，谈论一阵。

“伟，看看画的落款。”

蔡伟刚才也注意到，现在，父亲要他看，他就干脆读出来：“仲怀先生雅正，徐悲鸿写于民国三十五年。”

读完，他转头看着父亲。蔡耀东坐了下来，良久，才开声。

“这画绘得好，今天的市价，可能一两百万，甚至不止。”停了停，继续，语气有点感慨，“但是，这画不是我的，不是我们的。”

为什么父亲这样说？他似乎要说说这画的来历？

“仲怀？”他试探地问。

“是。是当年徐悲鸿，特地为一个叫仲怀的朋友画的，那朋友，是位当官的，桂系人马的官，管文化那一片，也是文化界颇有名气的。”

蔡伟出于喜好，平日也稍涉历史资料，也知道桂系这回事。父亲现在从一幅画，谈起历史来，引起他的兴趣，他在聆听。

“这人解放后，便进了文史馆，一个政府单位，里面不少文化界旧时的闻人。”他看看蔡伟听懂没有，蔡伟点头示意，表示明白。

“他一直住在东山区。1966年，中国搞文革，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斗争党内外走资派，五类分子。”

这些事，蔡维也知道，有些听父辈们闲聊，有些从书报资料得悉。

蔡耀东说到这，站起来，走到书柜前，翻了翻，抽出一本旧相册。

他翻开一页，是他年轻时，学生年代的老照片。他指出其中一张，是他和两位要好的同学的合拍。他们身穿军人制服，腰间系着皮带，衣袖穿戴着袖章，袖章那红卫兵三个字清晰可见。

这老照片，蔡伟以前也看过。

“那是个激情却疯狂的年代。照片里这位就是吴叔叔，右边的，是张伯伯，移民到美国那一位，中间，是我。”

蔡伟都认识，见过。吴叔叔，现在，偶尔也来家里聊天。

“我们是红卫兵。在学校先是斗争老师校长，后来，到处抄家造反。”

蔡耀东回忆着这些往事，语气淡淡的。

“有一阵子，我们那个红卫兵总部，设在市里的文史馆。我们开始对在文史馆的人实行所谓专政。”

他又抬头，看看儿子听懂没有。

“所谓专政，就是批斗他们，抄他们的家，看看有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料，有没有属于封资修的东西，如果有，就搜去，或砸烂，销毁。”

“很疯狂。”

“有一次，我们去抄一家人，发现一幅画。”顿了顿，继续说，“就是这幅……”蔡耀东用手指指墙上画，徐悲鸿的这四匹马。

室内此时寂静。

蔡耀东的嘴抿着，两条深深的皱纹挂在嘴旁。

蔡伟的心有点揪，他似乎明白这故事继续下去，要怎样说。在他眼前的这位老爹，显得有点陌生了。

“画，先是给拿到红卫办总部，后来，我就拿回家了。”

室内更静了，静得可怕。

好像过了很久，似乎，听见一声咳嗽。

“这画，应该物归原主了。”

蔡伟抬头，看着老爹。

老爹正注视着他。

“帮我吧，送回去。”

蔡伟突然想哭。

他只是点点头。

老爹，还是老爹。

他一直敬畏的老爹。

花了三个月时间，辗转走访，终于，找到那个叫“仲怀”的人家。是文史馆帮忙寻着他们的。